

兩人此生最後一次的見面 呂思清品吟

梁祝



12月，呂思清將與北市國再續「梁祝」緣。呂思清說，拉奏《梁祝》時，必要謹記它本來就是西方音樂，詮釋口味不能太民族，「像是類似二胡滑音不能使用，但要用得恰到好處，以防濫情。」呂思清還說他拉奏「樓台會」的速度總是比一般小提琴家演奏的慢，「在我眼裡，那可能就是兩人此生最後一次見面，是不忍分離的。」

文／林采韻、趙瑪姬
圖／臺北市立國樂團、澄石創意經濟體



很多年前，青島人曾經盛傳青島有兩個聞名於世的東西：「一是青島啤酒，另一則是會拉小提琴的呂思清。」8歲被北京中央音樂院破格錄取，11歲被已故的小提琴名師曼紐因賞識，進而到英國念書；得到帕格尼尼國際小提琴大賽首獎之後兩年，呂思清又赴美念書，受教於「小提琴教母」狄蕾門下，後來代替張莎拉上台演奏聖桑《小提琴協奏曲》，活躍在國際舞台，呂思清的音樂歷程豐富，歐洲、美國加上中國不同文化的蘊含，讓呂思清得以自由進出，而且恰如其分。

1987年，17歲的呂思清勇奪帕格尼尼大獎首獎，成為首位榮獲大獎金獎的東方人，那一刻，他成為中國音樂的一頁傳奇。1993年呂思清參與《二十世紀華人音樂經典》活動，短時間演奏了20場《梁祝》小提琴協奏曲，一年內錄製了3個唱片版本，此後他與《梁祝》結下不解之緣，成為當代最佳詮釋者之一。

3歲唱出《流浪者之歌》

3歲還在學說話的階段，呂思清已經可以用筷子模擬小提琴，嘴中唱出完整的《流浪者之歌》，架式模仿大人拉小提琴的模樣，讓家人印象深刻。決定呂思清要做演奏家的，是他自己，但是成就他的首要功臣，正是父親呂超青。

呂超青原本是村裡的小學老師，後來在80至90年代，他曾四處尋覓未能出版的手抄譜，再用一個音符接一個音符刻在鋼板上，義務為作曲家抄譜10年，還把刻好的譜油印好，寄給各大音樂院的老師或出版社，也提供給年輕音樂學子。呂思清說父親的熱心，為他帶來許多朋友，「後來我受到許多音樂界前輩的指導，都是父親無形中為我鋪的路。」包括中國作曲家譚盾、郭文景等，都曾經用過呂超青的譜。

被曼紐因選中 赴英讀書

呂思清的父親會小提琴，母親也愛唱歌，父母對這個小兒子習琴，其實有不少希望。後來呂思清被中央音樂院

附屬小學破格錄取，並隨王振山習琴；11歲被小提琴大師曼紐因帶到英國他創辦的曼紐因音樂學校就讀。就在呂思清求學第3年，中國當局忽然要他留在大陸，他也就沒有選擇餘地，還來不及和英國的同學說再見，呂思清回到了中央音樂學院。

因為從小出國，呂思清在英國的那段成長，對他思想的啟蒙影響很大。呂思清說，英國社會是多元涉獵，除了學音樂之外，史學、人文、藝術學等都要兼顧，「我也深深體會到，別忽略了每一次的學習。」



呂思清演奏時情感投入到忘我境界。

呂思清與北市國續緣，將演出精采名曲《梁祝》。

呂思清的誠懇個性反映在音樂藝術上。



美國留學 宛如第2次人生

17歲時，呂思清參加帕格尼尼大賽得獎後，進入美國茱莉亞音樂學院就讀，投入小提琴教母迪蕾的門下。呂思清說一進學校，剎那間他得獎的光環全部喪失，因為同學間不是柴科夫斯基第一名、就是某某大賽得主，「相較起來你根本沒啥特別」，因此在茱莉亞就學期間，他是從頭開始，如同展開第2次的人生。

每次遇到呂思清，總讓人感受到親切、自然與誠懇，這種人格反映在他的音樂藝術上，音色溫暖；他的表情細膩婉約，遇到殺氣重的曲目，呂思清也能展現他勇奪帕格尼尼大賽首獎的炫技水準，他音樂上豐富變化的彈性，更具備渾然天成、不留斧鑿的音樂天性，也難怪樂迷老說呂思清的音樂有一種獨特的玩性。

發展重心轉移中國

之前定居美國的呂思清，近年來重心逐漸轉移到中國，目前以北京為家。過去中國的音樂家，為了生存以及未來發展，總是想勇闖歐美，但現在時局不同了，經濟的起飛，大陸各地相繼興蓋劇院，對於藝文節目的需求與日俱增。不過，呂思清強調，大陸的文化水平、觀眾素質目前還在往上提升的階段，因此在正規音樂廳的演出外，他也要走入校園和企業演出，希望對於古典音樂的推廣盡一份力。

呂思清去年來臺演出《梁祝》小提琴協奏曲，票房滿座大受好評，今年12月與北市國再續「梁祝」緣，呂思清說，拉奏《梁祝》時，必要謹記它本來就是西樂曲，因此詮釋口味不能太民族，「像是類似二胡滑音不能使用，但要用得恰到好處，以防濫情。」呂思清還說他拉奏「樓台會」的速度總是比一般小提琴家演奏的慢，「在我眼裡，那可能就是兩人此生最後一次見面，是不忍分離的。」